

参加一个文学进修班,在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彼此审视观察以后,大家开始逐渐熟悉,同类的人,会走得更近一些,像两株气息相近的植物,向着蓝天下那共同的阳光,不断地靠近,缠绕,并碰撞出让人欣喜的火花。而不同质的人,也始终保持着点头之交的距离,并知道此后人生,除了这一个个月窗学习时光,可能不会再有更多的交集。

我的左邻右舍,一个是市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老潭,一个是在北京做自由编剧的阿崎,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汉语言系,是同学兼舍友。当然,这些都是在前天美好的夜晚,我们彼此打开紧闭的心灵的大门,才知晓的。我的左邻,也就是我的同桌老潭,是一个沉稳成熟的文艺男中年,在最初的时候,除了日常的寒暄,我们很少交流。他扛着一个上万元的尼康专业相机,沉默地来去。那相机上不知何时被谁碰裂了一块,于是便伤病员一样缠了一圈圈的透明胶布。我在第一次上课之前,曾经出于想要打破尴尬的好意,问了他一些无聊的问题,但他一律矜持地简短回答后,便再也没有了其他的废话。我们彼此像一只蜗牛,只是碰了一下触角,便立刻缩回到了安全的壳里。而我的右邻阿崎,其实在来之前,便从我正在合作的一个导演口中,得知了他的名字。他也与这个导演,刚刚合作完一部影片。我猜测他或许也从在读的文研班同学口中,听说过我的名字,只是因为彼此的一点骄矜,

2022年下半年,98岁指挥家曹鹏,在上海音乐厅指挥城市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《1812序曲》,序曲里能听出激烈的战争场面和炮声。散场后有人问曹鹏:您还有什么愿望?

他立刻回答:等有一天我指挥《1812序曲》,但录音厅的外面架起礼炮,轰轰地同时放响礼炮!

这样的愿望算不算高?也高也不高,庄严,却是肯定的。我立刻咨询全国火灾调查专家谢福根。他回答:上海某个人或者某个公司要放礼炮,是不能获准的,尤其是在热闹的市中心。有的外省市允许市民放礼炮,但是上海没有这个先例。

据说礼炮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海军,这个霸权国家到处都有殖民地,它们的军舰开过殖民地的港口和炮台,硬性规定对

同行者

安宁

而隔着一道窄窄的走廊,保持了沉默。

大约,人心之间,就是被这样不远近的距离隔着;那不值一提的一点骄傲,常常让我们的心门紧闭,只隔窗看着外面流动的风景,却始终不发一言。我们也彼此窥视,从网络或者文字中,一丝一缕地寻找人生留下的印记。

我不知道我的左邻右舍是如何商量要请我出去喝咖啡的。同桌老潭第一次电话我的时候,我恰好要准备写作,再加上尽量减少应酬的处事原则,让我委婉地拒绝了他。而右邻阿崎在第二天以老潭的名义邀请我的时候,我正在南锣鼓巷的某个咖啡馆里,一个人对窗看夜色中的风景。只是这一次,出于礼貌,我答应第二天请他们一起喝咖啡,并买了两个小巧的笔记本,作为礼物,送给他们。

三个人沿着护城河,在黄昏中走了很久,这中间我很快通过阿崎的言语,与他有了更深的交流与创作上的碰撞。而同桌老潭,则依然沉默少语。直到走得累了,我们进入一个咖啡馆,喝下一点啤酒的时候,我才终于看到了他掩藏在深处的灵魂。

我们谈了一些什么呢,其实并没有太过深刻的东西。我们只是彼此交换了喜欢的书籍,看过的电影,走过的城市,做过

的事情,有过的困惑,并听了咖啡馆里,一个女孩子一首接一首唱着的忧伤的民谣。

但是这些足够让我们坦诚地打开内心的某个窗户,看到彼此同质的那一部分。并因此在第二天,便觉得不再有之前的隔阂与矜持。

而这天午后的联欢,大约,会让更多的人,寻到了彼此的同类。我惊讶于某个坦白自己T恤19元的女同学,她有如此美妙的诗歌朗诵的天赋。我也诧异那个外号叫“胃出血”的黑脸膛男同学,他还有几分的幽默感。而一个自称为农民的总是孤独来去的草根导演,则有出色的自编自导自演的才华。常常一开口唱歌,立刻让全场安静下来。

晚饭后,在网上跟同桌聊了他日常所写的文字,和拍摄的照片。我让他去掉对我的称呼中,带有明显距离感的“老师”二字,而我也开始放开,不再装出一副大学老师的严肃模样。其间还收到正在散步的阿崎的短信,提及昨晚他和老潭也去了南锣鼓巷,又说,外面的空气是潮湿的,有些江南的感觉,他喜欢这样湿漉漉的空气。我回复他说,我也喜欢你们这样的在世俗生活中,还有着一种理想的文艺男中年。

忽然想起晚上我朗诵的一首朋友所写的诗歌,我喜欢其中的一句:我有很多的理想/我有很多的理想/你/要相信我……

我想同质的人,一定能够和我一样读懂在这个没有理想的时代,“理想”二字说出时,我心底的那份真诚。

礼炮故事

童孟侯

方必须鸣响礼炮,硬要对方表示欢迎和臣服。殖民地打响7声,英国军舰趾高气扬地只回答1声,总共只回答3声。于是,三七二十一,就是21声。从此,这种鸣响礼炮的做法和次数就约定俗成了。

眼下,外国元首到来,就是鸣放21响礼炮;19响则是献给部长和将军级别的外宾;17响则是更低一级的贵宾。现如今,英国君主诞辰,加冕庆典放礼炮62响(不知道为什么62);美国国庆节鸣礼炮50响,表示它有50个州;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鸣28响礼炮,因为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

成立28周年。

榴弹炮,火箭炮,加农炮,迫击炮之类的炮,提起来就叫人发颤,谁当炮灰都不准。但是礼炮就不同了,我国第一代的礼炮还是拆掉弹头的实弹,第二代礼炮就是锯末弹了,现在第三代的礼炮炮弹重量仅2.5公斤,里面是真空的,打响之后没有废弃物,也没有对大气的污染,声音还兵兵响。

礼炮不是用来打仗的,而是用来讲究礼炮礼仪礼数的,有庆典礼炮、迎宾礼炮等等。那么演奏《1812序曲》时如果允许鸣响礼炮的话,应该属于另一类的“配音礼炮”吧?其实,不能在人民广场附近架起礼炮打礼炮,乐团指挥可以买一种民间的小礼炮:一根金属管子,管子里塞满纸头的礼花,开关一按,扑的一声,“礼花”四溅,也是蛮热闹的呀!

打开新的世界

沙润和

起初,健身是因为想找到生活的确定性,并非对身材不满。工作后,面对人际关系,融入陌生环境难免有些彷徨,健身成了生活的坐标——无论发生什么,8点必须进健身房投入训练。在大四经历的择业危机和在欧洲惊险的毕业旅行,让我笃信“良知乃是天理昭明灵觉处”,明白只有当下为永恒。健身能加强觉察能力,实践心理学理论。果不其然,健身为我打开了新的世界。

健身与饮食不可偏废,管住嘴迈开腿才有效果。火锅、快餐、零食、红烧、油炸统统列入黑名单,每日需严格控制碳水和脂肪摄入量,大量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。我的食谱变成了清汤寡水,水煮蔬菜、蒸南瓜玉米、白煮蛋、藜麦饭,每天的唯一期待是煎牛肉或蒸鱼,我总把它们细细地分成好几份,作为吃湿湿的蔬菜后的奖励。饥肠辘辘时只能吃水果,真到了饭桌上又没什么食欲。不过,人的适应能力很强。不久,我便习惯了单调的选择,口味清淡许多,细嚼慢咽,吃坚果都津津有味。这省去了很多麻烦,我不再纠结吃拉面还是小炒肉,出游也不会因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,纠结吃麦芽糖还是喝奶茶。健身教会了我节制——人的需求其实很少,我因此有更多时间专注在事业与理想上。真幸福并非在于尝遍山珍海味,而在于健康的肠胃和平静的心态。

训练最难的不仅在于对抗剧烈酸胀,

更在于与肌肉建立联结。这即为“觉察”,将对外在事物的琢磨收回来,转为对身体感知的关注。这在背部训练中最为明显。由于生活中很少用到背部力量,而背部训练又要通过手臂做中介,因此很难找到发力感。我需要闭目凝神,完全聚焦于背部,感受肌肉细微的张弛。我张开了第二双眼睛。手臂和臀腿的训练则是意志的考量,当扛着杠铃觉得被无力感裹挟时,我想象中的宏大叙事,探索宇宙、维护和平,支撑着我一次又一次站起来。我关注目标肌肉的拉伸发力,对着它说鼓励的情话,不想着追求个数和结果。当体力实在接近透支时,我会紧咬牙转移注意力,放空自己,总导致舌头剧烈疼痛,憋得满脸通红。教练总笑我要注意吐气。我得不会不理教练说没力气就少做两个,非得每组做满再休息。人的潜力无限,有时我趴在地上直喘气,跟踉跄跄地倒水,一分钟后又能坚定地站在器械前准备就绪。功不唐捐,我的臀桥能力已从一开始的空杆(8公斤)进步为空杆加30公斤杠铃,手



雅鲁藏布江

杨兵 摄

夙亭新

叶核成 书

臂二头肌、三头肌的曲线初显,肩颈酸痛明显改善。成就的快乐又促使我每日按时训练,即使上班爬楼时艰难地扶墙而上。快乐能对抗一切艰难。

在内观时,我愈发认识到没有什么永恒。即使是地球,也会在45亿年之后被膨胀的太阳吞没,而相对于宇宙的浩瀚,地球仅仅如一粒花生米。人类文明的微光能否因星际旅行而传承仍然是未知数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摒弃所有烦恼与纠葛,关注当下。

健身便是享受当下的方式。我学会关注真正的需求,实践“断舍离”,拒绝不必要的应酬,关注长远健康和自我发展。我通过与肌肉对话学会爱惜身体,通过内观联结到更广阔的天地,穿过无名的世事,感受真正的幸福与喜悦。健身使我受益无穷!我将一直坚持下去。

踏雪太行山

米丽宏

一夜大雪。

次日,太阳如一颗晶亮红珠,被东山托上山尖儿。玻璃窗边望出去,山岭覆雪,红装素裹,静穆中有一层薄薄喜气。

出山的公交车司机打电话说,山路上积雪半尺多厚,今天不出车。你们真走不了了。好吧。既走不得,就安心住下。公务已完成,上山踏雪吧?同事几个一拍即合,一个个穿戴严实,一步一插出了村。

素来,踏雪寻梅,是最清静的事。可苦寒太行,北方山野,哪有梅!寻个柿子树啦、酸枣树啦、白杨树、松柏树啦,倒是常见的。

山脚下看到一汪泉水滩,被白衬着,像加了个黑黑的框子,框住那一窝泉,只放一团白气,袅袅扬扬升腾着。抬头看,水里自有初升暖阳,有天上的云,有四围的山,一幅微型河山图。路旁的白杨挺多,亭亭戴着一头一臂的雪,素净妩媚,有一种不带尘埃的仙气儿,世外仙姝一样,也好看。

到了沟口,上山的小径,竟已印上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两行脚印。呵,莫说我等痴,更有痴似我等者!一行四人,就沿着他们踩硬的雪轍往上走。这条尺来宽的路面,一直伸往两山夹着的一条沟里头去了。真是实打实地踏雪啊,雪半尺厚,有时滑到旁边雪丛里,就被染白了裤脚。

这四壁山,只剩一色素白了。枯黑苍黄的大树,小树,枝丫都笼在雪下,大气不出。一兜一兜硬风刮过,雪粒子,簌簌飞起来。岩石,露出几痕墨色,石边几棵松,倔强绿着。那绿,浓得都发黑了。雪野里酣畅的睡者,睡得两眼惺忪,看都不看我们一下。大野寂静。真是有点过于静了,我们几个偶尔惊愕,嘻嘻一叫,惊飞两只喜鹊,一前一后,“家家家”,往更深处飞去了。可我们的声音分明是钝钝的啊,连个回声也没,都被那雪野吸走了。

古典文字里写山林虎啸,“渐渐叫过那边山岗去了,远远的,又昂的一声”。身在这大山深处,不由得就想到了那些野物。据说,五十年前,太行山蝎子沟这儿,还有狼虫虎豹,现在狼都不多了。我们向往能有一只野兔影子躲躲过,也想象一只野鹿,优雅地等在来路上……这雪后的大

野,不知它们已去往何处避寒。不过,雪天雪地,又满又空,给了我们一种通彻天地的奇妙体验。古人推重“虚室生白”,这雪野算得上一方阔大的“虚室”吧:简洁,丰富,一片苍茫。别说空气,连时间都是静止的。喳喳喳,鸟叫干燥脆巴,只啄破了寂静一道缝儿,旋即又被冷硬的空气敛住。

只有这白,四方跃动,蜡象奔驰,像等待诗人,前来吟咏一首天魂魄魄的壮美诗作。

忽然,我们被惊住:眼前不远处,十几棵老柿树,透透排成了一溜儿;树上的柿子,一颗颗聚拢在一起,灯一样,哗然亮起。雪似银,柿似火,深山雪野,忽地翻出另外一种气象。红艳艳的灯笼,覆着半块儿雪,白也白得晶莹,红也红得透亮儿,繁美喧哗,劈面而来,一举拿下雪野的枯寂寥落。

我们问当地的李校长:这么好的柿子怎么都捂在了雪里?

他答:谁来摘呢?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;摘柿子又不是轻省活儿。再说,摘下来卖,也不值钱,还不够工钱呢。

同事就讲起“惜柿子”的典故:京剧名家荀慧生,当年北京的宅院里有几棵柿树,一直要等到数九,才摘来待客。把冻柿清洗净,放在碗碟中,请客人用小勺就着冰碴掏舀,名之曰“一兜寒”。老舍先生每当冻柿采摘,便以手帕包裹两枚,让子女们分送白石老人、冰心女士等处。礼轻义重,红柿子,寓意事事如意。如果他们能看到这雪地里一树树红柿子,不知该生出多少惊叹呢。我们边走边惋惜着。

我们走得并不快,心跳却加快了,脊梁热了,脚丫也是热的。裸露的手触到雪,不是寒,变成了清新点点凉。

爬到山顶,四下瞭望,胆魄为之一耸。只见四下里千山围裹,八方来贺,犹如莲瓣攒心,我们是白莲花里几粒斑驳的蕊。我真想给谁打个电话:我在太行山上看雪呢,来吧,跟我们一道感受这山山覆雪、路路皆白的盛况吧。

此时,草木睡在雪下,鸣虫花朵睡在雪下;而大山抱紧了一山的生灵,将雪被子为它们轻轻掩好,露出了一个严父难得的慈爱表情。

下山的路上,我们每个人折了两枝红柿子。那柿树枝子,跟梅枝有点相仿,可枝上红艳,不太像。梅,轻盈,像月光下浮着的梦境;柿子,沉重,是可触摸的一块儿甜美的现实。

白雪,红柿,黑黑的泉。踏雪归来,太行山给我的三个壮丽小梦,在以后,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再见过。

围炉过冬

孙晓帆

作家汪曾祺说:“人活着,一定要爱着点什么。像雨天有伞,雪天有炉,炉边有茶,茶旁有你。”

他老人家一语中的

说出了我心中的喜爱。我爱家乡的四季,爱冬雪和冬天的炉火。围炉过冬的日子,一家人围着炉火喝米酒吃汤圆,闲话家常,那种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的温馨,是我永远忘不掉的美好时光。

小时候,家在山坳下的一个村庄里。儿时总感觉冬天是一个漫长萧瑟的季节,但山里人最不缺柴火。一进冬天,父亲就去山上砍各种枯树根回家劈柴过冬。冬天的早晨很冷,父母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厨房做饭,烧起炉火,等我们起来洗漱时,一堆柴有的烧成了炭火,我把红彤彤的炭火钳到另外一个房间的火盆里,这样烤火没有灰尘。

有时天空雪花飘洒,家里两处旺旺的炉火给了我们玩雪的底气。

厨房里烧的那堆火,从早到晚架着一个热水壶,开水随时可以用。在外面玩雪不管是鞋湿了还是衣服湿了,跑到厨房的大火炉边烤一烤,很快就干透了。另一间屋内的炭火,也是我们姊妹喜欢的场所。炭火上没有烟尘,把糍粑放在火钳上,架在炭火上面烤,不一会儿就烤得焦黄酥香,有时我烤红薯、花生、板栗,那唇齿留香的滋味让快乐久久溢满心间。

晚上是一家人围炉过冬最惬意的时刻。母亲收拾好了家务,陪我们一块坐在火炉边闲聊,她一会儿讲她舅爷是抗日英雄,后来参加抗美援朝,再后来就没了下文。一会儿讲她小时候随父母从大都市

逃难到了这个小地方,我姥爷姥姥决定在偏远的山区安家,再想回城市就难喽!听得我心里忽上忽下的,追着母

亲问很多为什么?父亲喜欢讲他的学问,他讲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,还说一些我们听不懂的圣贤名言,父亲也会讲隋唐演义,告诉我们什么是封建社会的“仁义礼智信”,什么是“进士、探花和状元”。最后总结: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!听得我们直打瞌睡。火盆里炭火渐渐只剩下一些冒着红光的小火星,我们这才懒洋洋地去洗洗睡觉。

有些时候,炉火边坐满了来串门烤火的邻居,大伙畅谈着所见所闻,时而品尝些腊味。我家的腊味是冬天里最诱人的美食。母亲在冬后就选用新鲜的猪肉、鸡肉、鱼肉等食材,经过腌制、烘烤等工序,制成一道熏香四溢的腊味。这些腊味不仅美味可口,而且保存时间长,成为冬天一家人的必备美食。三婶和大伯尝出我家的腊味不一般,他们很较真,回去端来一碗自家的对比品尝、讨论做法。人声鼎沸时,我感觉炉火也烧得呼呼作响。

围炉过冬,正如汪国真在诗中:人在冬天,总是没有距离。屋外的严寒让心靠近炉火而温暖,有人手捧茶杯来串门,围着炉火讲自己的烦心事,母亲就说些劝慰的话,不一会儿,烟子就站起来伸个懒腰,笑着说该回去做饭了。

炉火在冬天,似乎能慰藉很多人的心。

我一直觉得任何地方的暖气都没有家乡的炉火温柔,那些美好的日子留在我的心中,让我在冬天经常想起故乡。

冬

陆联群

色,如染
黄黄绿绿,绿绿黄黄
相依,彼岸处
一阵风,一阵雨,犹如,
人间踏雪,点点点
繁华的枝头,融入了,
岁月喧闹的场景,
被搁置,遗忘
笔直的树干,似神手,
默默向着高空苍天,
此生,饶过谁?
红叶飞舞,此刻,生命淡然自若

所谓仪式感,也许就是《小王子》中,狐狸所说的那样:“如果你说你在下午4点来,从3点钟开始,我就开始感觉快乐,时间越临近,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。到了4点钟的时候,我就会坐立不安,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,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,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迎接你的心情了。”

所以,冬至乃至任何一个节气,也许需要一点仪式感的。生在北方,记得小时候,快到冬至的时候,爸爸都会念叨着同一句话:“冬至啊,就是一年中白天最短,黑夜最长的一天。你要好好地睡觉觉啊。”而妈妈每每就开始筹划着在拮据的生活中,攒下一些肉票,包一顿饺子吃。每每冬至这一天,家里一定飘着饺子的香味。那一盘盘摆放整齐的饺子,似乎是专门为迎接冬至而来

的。每次饺子出锅,全家围坐之时,妈妈会一边吃,一边说:“冬至了,多吃饺子,才不会冻耳朵呢!摸摸,你的耳朵冻掉了没?”我赶紧摸摸我的耳朵,还好好呢!妈妈就笑了,说:“多吃几个饺子,一年都不会冻耳朵!”

所以,时常想,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冻耳朵,怕是与妈妈的饺子有关吧?后来,我们渐渐长大了,父母还在坚持着那些老规矩,老习惯,而我们笑着他们,说:“那一天吃什么不好啊,非吃饺子?”而当我们山珍海味吃遍了,突然开始想念冬至那天的饺子。

那天和几个好友坐在一起,闲聊冬至吃

冬至里的仪式感

王南海

一碗辣乎乎,香喷喷的肉汤,是属于她的冬至美食。一位苏州美女则用软软的家乡话说:“冬至如大年,冬至夜饮冬酿酒,米酒醇,桂花香。”在苏州,这个时节,一定要喝酒吃肉才好。而一位远在云南的朋友,则用慢悠悠的云南话说:“云南人冬至要吃汤圆,和为贵。如果打打杀杀,没得意思。”这句话,像极了她温润的性格。

原来,冬至这一天,全国各地有不同的饮食习俗,非饺子可以涵盖。我想,在他们心灵深处,一定保存着和我一样的冬至记

食。一个四川妹子用她标准的四川话说:“数九寒天吃羊汤,不穿衣裳嘛。”那

忆。那份记忆里,一定有妈妈招呼他们来吃羊肉,吃汤圆的柔和的嗓音,那其中一定有一份浓浓的乡愁与牵挂。

老辈人过节,极讲究仪式感的。是那种虔诚的遵循,才让我们从小感觉到那个节日,有着与众不同的含义。不论我们是如何度过冬至的,你是否可以回想起家乡地道美食的味道,以及味道中饱含的亲情?冬至那天,给父母打个电话或者回家看看,告诉他们:“我想你们,想家乡的饺子、汤圆、羊肉汤。”

不如,让我们也传承这种仪式感吧,讲究饮食,遵循习俗。节日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,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丰富的情感,才具有了无穷的魅力。无论这一天你在哪里,祝福你冬至快乐。